

龍頭

十八史畧校本

五川左武郎講授
高階英吉纂註

七

東京圖書館

冊	號	架	函	類	門
---	---	---	---	---	---

№2507/23

哀了凡曰帝幼
冲嗣位太皇太
后高氏臨朝任
用賢相
舉國內大治抗
白女中堯舜
后崩燕豐黨大
得志橫行追賊
元祐正人殆無
虛日以致相亂
內憂矣秋秉
而起於是中原
卒大亂矣
本史岐王名顥
嘉王名顥共英
太后宗子陳注為
周聽宗兄非
政子顥即岐王陳
首罷注謬矣
馬

龍頭十八史略校本卷之七

日本備後五十川左武郎講授

日本攝津高階英吉纂註

宋

哲宗皇帝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太漸立為太子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自太后言延安冲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賴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戶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

龍圖閣直學士各條六
宋哲宗

張爾恭曰抑觀
高后聽政之初
起司馬光呂公
著程頤聚呂嘉
問邢昺羅保甲
團教方田市易
養馬諸法皆以
以合天心而協
人意者也孰謂
女后當國而無
足稱者哉

兒童續綱目注走卒
走知伍伯之類也云
皆如云即今行鞭狀
也
馬也
君實以手加額示敬
也
懼歸懼為姦臣
所陷也
惇辰倫切音純

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
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唐百官志起居舍人
人分侍左右黨獻納四方之書太后神宗母高氏神宗崩尊
為太皇太后岐嘉祐宗二兄頤亦神宗兄頤已之音紀為
神之為去聲罷抵當神宗時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甲宅或
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
百分之二今罷之罷汴河堤岸司每歲所收地課及所
放市易常平免役科息錢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
所須俱以責辦類有倍折神宗時呂嘉問奏罷行願出免
行錢詔從之至是罷從中出自太后出不與之音豫 ○
王珪卒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
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外還赴
闕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
公母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
已而召為執政臨去聲吊哭 ○河南程頤以是歲卒頤字伯
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

自惇
東都事略教頤
酷愛廉草買田
其旁築室以居
號濂溪卒年五
十七教頤倡明
道學程珦嘗與
為友珦之二子
顯頤聞教頤論
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教頤嘗著
通書行于世
一般言自然生
生意思潑潑
灑灑灑灑風塵
也
光風霽月謂兩
餘風月也
所樂何事孔子
曰樂在其中頤
子不改其樂是
也
斯文謂聖人之
道也

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嚴恕務盡理以名
節自礪雅有情趣臆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
稱其人品甚高胸中灑灑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
世顯頤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
為已任顯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熙
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
表叔張載弟頤為首其死也文彥博朱眾論表其墓曰明道
先生而弟頤為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
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
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實
賀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
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

濟成也。淑諸人言依人。修道也。語出于孟子。不明貌。綱目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及而求之六經。皆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旦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久曰。此見二程深明易

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願嘗語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是歲元豐八年。音怡。濂溪號周惇頤。周姓。惇頤名。太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四十篇。一命。周禮九命。士一命。今第九品也。上聲。推音吹。表叔外親。曰表夫。音扶。賀賀焉。無見貌。千四百年之後。明道先生去。孟子之世。凡十張載字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無所不學。孫吳佛老。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顯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下並同。推音吹。下同。中。去聲。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長音張。上聲。皇極。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篇一卷。觀物外篇二卷。

司馬左僕射

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綱目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大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駭前淳薄。重府雅俗。非取賢飲才。備活具之意。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侯修展朝。群果試。久之。然文

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惇頤。載皆歿於神宗之世。至是顯。又歿。惟頤在。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倡音唱。導引先也。○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恕往來。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覲。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為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郎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

體自是亦少變

丁奉曰史稱王安石間變法夷然不以爲意者此安石之矯情也或史氏之誤筆也夫安石之躁迫疆虞豈有夷然者乎及聞罷免役法而愕然失聲此則真情矣想安石罷相以後上失神宗之眷下悲子房之死堅忍八年遺懷文字何嘗不以愕然者矯而夷然耶迨元祐元年則其黨盡斥其法盡廢而即愧懼以死矣安石後裔自窮之外絕滅無

體自是亦少變
丁奉曰史稱王安石間變法夷然不以爲意者此安石之矯情也或史氏之誤筆也夫安石之躁迫疆虞豈有夷然者乎及聞罷免役法而愕然失聲此則真情矣想安石罷相以後上失神宗之眷下悲子房之死堅忍八年遺懷文字何嘗不以愕然者矯而夷然耶迨元祐元年則其黨盡斥其法盡廢而即愧懼以死矣安石後裔自窮之外絕滅無

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免役法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言官即諫官累上聲先黜知陳州其弟安國十二光行爭如字極音蒸上聲亦丞也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復音伏○章惇韓縝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語如字福建子筆蹄云惠卿福建人○呂公著石僕射以呂公著爲右僕射下皆此文彥博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爲相八閱月而薨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

聞是徵新法殃民之報云

人惟有所偏妄則必有捍護之勞其不敢對人言者多矣今唯心主忠信不事欺詐則吾心事如青天白日何不可對人言之

慶禮林賀之禮也宋史元祐元年九月大享明堂以神考配因赦天下百官賀赦是也
丘瓊山曰元祐諸臣皆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也一旦伸於久屈之餘不幸而

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上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口自不妄語入使去聲語去聲○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爲言官力攻軾傳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巖叟石光庭陶右軾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

卷一百一十八 各文 宋哲宗

楊畏安石黨也。元祐初恐得罪。極意附大防。大防信之先密約。畏助已竟起。遂長為禮部侍郎。至此畏叛大防。首倡復熙豐之法。紹聖之禍。宜以畏為罪首。畏為惇未幾即叛。惇而被斥。可謂快矣。廣義曰。當章惇赴召之時。因陳其醜類。改行從善。以輔哲宗。而徽欽之禍。無自而貽矣。惜乎惇不足以語此。

備而已。呼去聲。曾音層。不比私暱。曰比。嗣君哲宗二子。徐王聽政。年號為魏王。一女封邑。未詳慶曆。仁宗年號。元祐太皇太后過之。為去聲。○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惇為右僕射。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在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呂大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王份。張耒。

惇下詔。太皇太后為老奸。誣以嘗欲危帝之事。因請追廢之。蓋恐元祐舊臣復起也。

鼂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文彥博。久致仕。降為太子太保。罷節鉞。尋薨。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章惇。蔡卞。請追廢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太妃朱氏。泣諫。上悟。惇下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庭乎。抵其奏於地。首叛呂畏與大防相反。熙豐淵伏。治平聲。奪贈。追論。前罪。畏其官爵。奪其封贈。勔音勉。復音復。彬來音雷。去聲。罷節鉞。追四節。旄斧。不得為節。度使孟氏。廢事。見宋鑿。紹聖三年。向氏神宗后。哲宗母。向音。餉朱氏神宗妃。上悟。宋鑿云。取惇奏。就燭焚之。○立賢妃。

劉氏田畫黃郵。始以義而激之。終以義而勉之。田畫之於友。可謂畫善善之道。傳曰。士有諍友。則身不失其令名。信哉。

劉氏為后。右正言鄒浩。乞追停冊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過其友田畫。臨別。出涕。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領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冊禮。冊立皇后之禮。勔音勉。傳音傳。罷官職。過音戈。使如字。

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壽二十五皇帝立是為徽宗皇帝改元者三元

徽宗皇帝名信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憲

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

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

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

仁等二十餘人並叙收龔夔陳瓘鄒浩為臺諫音并下同

下同二十餘人皆章惇得志時貶黜者夫音怪韓忠彥為右僕射忠彥琦子也

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三十三人文彥博王珪

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愈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

君錢總顧諤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洸孔武仲姚勳盛

陶趙鼎孫覺杜純孔文中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英孫升亦皆章惇得志時追貶奪贈者復音伏

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竄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

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竄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

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安石婿也先是臺諫龔夔陳瓘任

伯雨等攻下罷其執政京為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

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

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

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卞俱貶任音士翰林承旨官

東第一關大諍令大廢置丞相密畫內外密奏皆專受專對

以喻去惡當去其魁○上意專欲紹述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

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初嘗略變章惇蔡卞所為既而布

迎上旨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

黨更迭出入意向則同相安石而已建中靖國四字年號更

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正人如任伯雨等時相

曾布惇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

依人邪黨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遼主弘

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狄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

浪子俗言輕浮淺率無意見者

也綱鑑初任伯雨為右正言半歲

紹聖之間已上八百八

上秋之政言併攬給事中

延喜小人難退二者
立号并用然於君子
天祚盡去小人獨留
女真唐德宗坐此致
阿骨播遼之禍建中
打立乃其紀號不可
以不戒

綱目徽宗紀云
蔡京自書海黨
為大碑頌于都
縣令監司長吏
應皆刻石有長
安石工安民當

基殂號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阿骨打立女真本名
朱里真肅慎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本姓孛辰韓之
後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
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大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
國通有生女真者其類猶繁其酋曰嚴放有孫曰楊哥太師
遂雄諸部或曰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真妻之以女生
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楊割阿骨打其子也為人沉
毅有大志阿音遏弩奴加切辰韓東夷有馬韓辰韓辨韓元
魏元氏北魏靺鞨音末靺音曷生女真大金志居混
同江南者曰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居江之北者曰生
女真亦臣於契丹新羅國在東夷妻音砌三人人當作世○
建中靖國一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遣奪司馬光等官籍
元祐黨人籍記姓名文考博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尋詔其子
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列朝又詔宗室不得與其子
親為婚姻○曾布罷蔡京為相蔡卞執政再貶竄元祐人立

立蔡字解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
之意但如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
其正直今謂之
姦邪民不思刻
也

豐亨豫大豐卦
名豐盛之義易
亦卦名豫樂之
義易豫之時義
大矣哉蓋因豐
卦二卦名倡作
邪說以為財物
豐盛則極奢侈
吉時世豫樂則
逞所欲

朱勛領花石綱
逞侈心以殘民
命主其事者勳

姦黨碑京自崇寧為僕射歷大觀政和重和為大師嘗罷
輒復入雖罷之日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
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
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正夫
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
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皆
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為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
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大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
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作大晟樂
作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作
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勛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
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

歲山

朱勛領花石綱
逞侈心以殘民
命主其事者勳

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

而所以使之主其事者蔡京也

元宵上元宵也正月十五日曰上元是夜都城張燈

是時詔求直言用侍郎劉達之言毀元祐黨碑然未幾而邪侈復作况於蔡京等盡之乎此其所以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噫

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

群改名良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

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觀音贊重平聲過音戈排

開宋鑿魏漢律議制與各以與八方曰蒼東方曰彤南方曰

晶西方曰寶北方曰魁東南曰阜西南曰壯西北曰風東北

凡八而中曰帝興皆以九州水去納之忽水漏此於其後北

宮即福寧殿誕聖之所後改名神霄宮道君皇帝策立徽宗

為道家教主玉號道君皇帝花石綱舟舡相繼一運為一綱今

去聲下同麋鹿鹿大曰麋小曰鹿良嶽改萬

歲山為良嶽帝音廉酒旗飲博飲宴博奕

○時星芒屢見

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

鶴蔽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良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美渠

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連理木

芙蓉蓮花○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

以盡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

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

帝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為海東青於女

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鬥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

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又

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涑流河一路深入大

敗三路皆退女真悉虜遼東熟女真鐵騎益眾天祚親征

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

阿骨打遂建號改名長國號大金明年破遼上京禽色禽獸

青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各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五國

與女真相去千里五其國名也混同江水出咸平府長白山

女直 阿骨打 帝 打 阿 女 直

五國一說鍊勒噴訥玩突怕忽咬里沒

一路即四路之一謂獨一路兵至涑流河者也

阿骨打所居金水之上也因取大金國號

高麗

語謂金曰按出虎

下流未詳寧江州在契丹東北隅將海州刺史高仙童中京

音項平聲

高麗

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

音項平聲

宋徽宗

綱鑑輔上疏諫曰間陛下時乘小輦出入宮中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忍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虫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巨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臣會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

真狼虎不可交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聲押音兼為未嘗微行都市酒肆妓館正字曹輔上言編管郴州上言之上○上○上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之策貴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政和末有漢人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凍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由海道歸國是歲王黼為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良嗣曰燕

遼王 奔 中 夾山

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云綱鑑植在燕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植於是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圖燕之議始此宋史斷筆曰宋約女直攻遼真可謂匹夫之見而不知為國之至計者也蓋宋之有燕冀猶中國之有藩籬也女直之限大遼

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子擴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寨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為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耶律淳死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龍燕幹還救死鬪藥師屢

綱鑑輯覽 卷之七 宋徽宗

猶虎狼之限陷
阱也今也毀藩
籬而禍中國去
陷阱而懷虎狼
則寧有不為吞
噬而至於滅亡
者哉噫

立文莊曰宋徽
宗用蔡京王黼
言任官者童貫
開邊遂至九廟
立墟社稷淪亡
人君之舉事用
久切不可不深
長思慮母徒快
一時之欲徇一
人之私以啓九
族之禍機億兆
之命貽千古之
羞

敗僅以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貫既懼無功獲罪時金主
在奉聖州乃遣客禱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
關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
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
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蔚
六州來歸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
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樂師
同知王韶之子漢復音伏下同澶州屬甘肅秦州屬甘肅更
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
之策徽宗如之何不善夫豈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
敗為金人所笑遂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漢人高麗師阿芝
之阿烏何切遣使奉善慶京貫呼慶呼姓慶名燕
京即幽州西京即大同府古北關在順州北白溝在涿州南
去安肅十五里亦名巨馬河宋與遼人分界處源流未詳據
音廓幾如字睦州屬江浙今建德府為震之為去聲松亭關
在景州北將至之持音葉雲中郡名即西京燕王溥遼親王

有星 保神 保神 保神

京師 河東 陝西 地震

兩京 河浙 災異

三餘贊筆曰俗
呼雷電為雷公
電母亦有所本
易震為雷為電
震長男陽也而
雷出天之陽氣
故俗云雷公離
為中女陰也而
雷出地之陰氣
故云電母

帥音率常勝軍涿州又號曰常勝軍盧溝河在北平其源出
於代名小黃河自奉聖州入宛平境至北平東流入海奉聖
州屬北平即新州遷客王瓌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捷懶駙馬
趨北平口阿骨打趨居庸關居庸關在北平府昌平縣西景
屬河東燕山
府即燕京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
異 ○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
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催納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後數日旨禁
其神俗謂曰二郎神使
去聲旨禁有旨禁納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
動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 ○金國無城
郭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絲山作倡樂關雞擊鞠之戲與中
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其國茫然
皆菱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畫倣中國所為結結山
山倡樂倡優之樂關雞擊鞠養雞者其關擊鞠以革為之內
實以物擊打以為戲今通謂之毬子鞠窮入聲發音毬草也
○兩京河浙路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又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其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除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六賊。

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時王黼先一年已罷。而自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中靖國。曰崇寧。曰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是為欽宗皇帝。

昌平縣屬北平。音俞。屬河東。為契為金為前之為並去聲。和太子立。是為欽宗皇帝。音軒。八路名號未詳。諍同。詔札得宋朝所賜手詔。歸曲責宋理曲。累上聲。幾如字。難不之。不音字。將入之。將音漿。下單同。兩河。河東河北。敗音拜。就擒。案金削封。天祚為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九世。遼阿保機自梁均王貞明二年始建元。至是九百一十年。死難之難。去聲。朔寧府屬山西。即朔州。觀察唐乾元初。改採訪使。曰觀察。處置使。即今提刑。按察使也。孫翊時。兼此職。先音霰。內禪。傳位太子。建中即位二年。改元。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咸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田。破蕩百

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劾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勔彥。尋皆殺之。上聲。括田。宋廢政。和六年。案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甲錢。○有狐外御榻而坐者。詔毀狐王廟。狐王出處未詳。此一節案宋監事。在徽宗宣和七年。秋。讀者詳之。○上皇奔應天府。屬河東。即宋州。○以李綱為行營使。定城守策。○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光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翰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邦求和。翰離不攜

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上皇奔應天府。避金兵也。

表段謂繒常可用為表衣者。宋之棄根本。以資與狄意。三鎮。

欲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洎。與俱入見。又遣李稅出使。稅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為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

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為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

國之所恃以為藩翰及聽群小之謀割之以餌寇將見吾之地有盡虜之欲無厭其能免於北狩之辱邪
 宋之厲謨失策亦甚宜哉為虜所愚意虜寇深入且絕其歸路用老將如師道者以任閫外之寄則虜虜可伴國勢可振矣何如欽宗委任不專反以和議為長策乎
 李綱之用舍係宋之存亡其能用李綱即社稷之福也
 議主和
 李邦彥
 守寨拒
 軍割
 道秦
 神師
 潘翰反聽群小之謀割之以餌寇將見吾之地有盡虜之欲無厭其能免於北狩之辱邪
 宋之厲謨失策亦甚宜哉為虜所愚意虜寇深入且絕其歸路用老將如師道者以任閫外之寄則虜虜可伴國勢可振矣何如欽宗委任不專反以和議為長策乎
 李綱之用舍係宋之存亡其能用李綱即社稷之福也

營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皆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肅王為質神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周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與城內劄寨拒守侯因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譏未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眾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九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神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

構欽宗策

上皇 巢古栗字
 歸京 王傅云何巢才
 疎而術浮無圖
 回天下之志使
 之遭時承平使
 容廟堂商古今

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便去聲下並同見音現扼音拙表段九衣有表有裏
 構中音之中音仲間音潤質音致康王皇帝
 矢也更音庚肅王亦皇帝微宗第五子神師道等師道與同
 鎮陝西路姚平仲鄜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汪洋馬迂熙河姚古秦鳳神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勤於王軍之兵侯因侯其糧乏兵困糧櫛也困也縱歸給以誓言詐復三鎮縱其歸國幾如字統制官掌宣撫軍政復用復古之復音伏括取在京軍民官吏金銀要音腰
 ○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僊音攜在南雄今南寧府
 ○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處相處音
 ○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韓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

談治亂可也而乃難之際倚之而謀國豈不殆哉
六甲法用七百七十七人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京云擇日出兵三百可擊擊至陰山朝廷深信不疑識者危之

感於和議
鄧盧演切說文腥也一曰切肉塊也徐度却掃編曰政和間始宋周之王姬之稱而

鄭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趣關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九十四日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粘罕斡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給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遁虜兵登城者纔四百人衆皆披靡大潰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道前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鬻而食之何臬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上以為然遂隨其計

改公主曰帝姬
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議者謂姬蓋周姓猶齊女曰齊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繫之國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蓋別於同姬諸侯魯姬衛姬耳國家趙氏乃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若以姬為婦人之美稱則尤不可漢書高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友師古注曰諸姬愆言眾妾之稱又非所以稱帝女也
帝北歸金人在汴九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泉之相謂曰太遼

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逼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為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趣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册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九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升莫儔王時雍徐秉哲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議舉異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泉之相謂曰太遼

數及其一死狗國而前極盡掩遂以忠義榮于萬古則君子晚節末路可不知所勉哉

何處張叔夜不食而死

論靖康之禍皆小人

哀了凡曰高宗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

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瑄誘殺何東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趙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河死真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曰靖康第康王立

于南京是為高宗皇帝

真定府屬河北即鎮州定軍屬山

內郡六甲法如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遁甲之法神師道言先是金人之去師道請要擊之不從曰果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二元師幹離不粘罕青城虜營為范之為去聲下同帝姬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為帝姬音堅往來去聲下出郊者王時雍徐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瑄也呼去聲願願頤口傍也斷音端上聲十數之數上聲論未聲界河出顯州東入于海南京即應天府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竭力攻之而晉亦竭力禦之晉力雖疲而契丹亦弊矣觀澶州之戰虜衆風縱火以

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說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耻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迫之而晉軍饑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望風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開繫以召禍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費國降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繫之人也宣和開繫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履霜有漸矣

南宋

綱鑑補注及徽欽北狩高宗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府號南宋古吳越地明浙江杭州府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章氏徽宗夢其越武肅錢

王入室已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幹離不軍是冬幹

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渡道請無往

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

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

太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

河至大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平

揭榜

綱目建武五年

畫象其人物顏色以訪求之探報謂探知敵情而報白也

姦臣秦檜等和

綱鑑補注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

卷之...

宋元通鑑自邦昌借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仲始點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歸省歸尚書省也

十世指哀帝宜猶適也宋亦自太祖至是十世通鑑評曰此等文字亦是口代天言是有宋大手筆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慟哭請死王宥不問寃也

改元建炎軍罷亂安置南雄

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黃潛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為金所立國號楚是日風霾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吳越國武肅謚錢五錢姓王爵名鏐相州守汪伯彥蠟書藏書蠟中揭音羯東平府屬山東即鄆州濟州屬山東齊上聲探音貪為金之為去聲蠟音埋風而兩土曰蠟暈音韻恒音丹入聲邦昌在位三十三日御史馬紳貽書邦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首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迎立康王詔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竄耿南仲召李綱為相以宗澤知開封為留守綱至邊防軍政略有緒而潛善伯彥

皇高至州分金來道南

結爾雅疏事業也

連呼過河者三謂北渡河征金也

史臣斷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大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起語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矣昔潛

復主和亟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潛善伯彥為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決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車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為宗澤所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相弔出涕易音亦孟太后哲宗后時六宮有位者皆從道君徽宗即真諭令即位上書之上上聲上書人陳東歐陽澈相二人上言力說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及試用事者潛善伯彥奏誅之兩河河南河北南來船罕自雲中下太行將渡河攻河南離不元木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要宿撤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為宗之為去聲下同既音拜呼去聲○中興人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禰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授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讐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憤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

各交下 南宋高宗

網鑑世忠妻梁氏親執持鼓敵終不得濟兀術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兀術窮蹙祈請甚哀世忠以八千人拒兀術十萬之眾兀術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南宋書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佃農生時有大禽鳴堂上故名之稍長通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未冠挽弓弩八石調發遣之也張時泰曰張浚

兀術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北歸不得去或教於冶城

西南隅蓋場地鑿大渠一夕成次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

尾擊之一日值無風海舟不能動兀術乃引其舟出江北去

疾如飛以火箭射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術乃得北遁統制

岳飛邀擊敗之於六合興國軍屬湖廣大冶縣屬興國軍洪撫即臨川郡興國以下皆屬江西支

州屬江西荆南或云即朗州澧音禮皆屬湖廣石首縣屬江陵澧和州屬淮西即歷陽郡馬家渡在太末降音頂平聲又

音川刺音次針刺擁見之見音現累上聲卒大之卒音遵入聲明州屬浙東今慶元府台州屬浙東昌國縣屬慶元秀今

嘉興府常州皆屬江浙金山在江中去鎮江城七里錢音機統制岳飛統制官岳姓飛名敗音拜初張浚西

行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及是捷辣兀術皆在淮東浚聞兀

術躊躇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

皆以為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吳玠入長安金人遂

調兀術自京西星馳趨陝西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富平

婁室擁兵驟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佗路不援哲離所

部諸軍退金遂乘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陝西大

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將所在各引所部來會人心

粗安吳玠走保大散關京和尚原鞞音關入聲鞞去聲婁室

熙河秦鳳涇原富平縣屬耀州○上自海道回駐越州呂頤

浩罷范宗尹為相秦檜南歸趣行在檜在北依捷辣為所任

用捷辣南侵檜參謀其軍嘗為草檄下山東州郡挈全家泛

小舟抵連水軍自言逃歸朝士多疑之檜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乞上致書捷辣以求好其言皆捷辣意

也為所之為去聲下並同連水○是歲劉豫稱帝豫景州人

於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金為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

南粘罕白金主循邦昌故事立豫國號大齊後遷都于汴粘

平生與復之志在此一舉寶國休戚之所關也奈何執拗偏見不聽偏裨之說而致變起不虞及以取血之罪歸諸他人而使仲者其悔可勝言邪

綱鑑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宋之主和議而誤國實兆端於秦檜之還自金師也是非天之亡宋乃高宗之自亡也何者棄

各處頁十八

年議之飛曰已
有定畫都督能
少留八日可破
賊浚曰何言之
易飛曰因敵將
攻敵兵奪其手
足離其腹心是
以易也浚許之
會黃佐招楊欽
全琮劉詵等降
夜掩賊營公技
窮赴水死盡平
之果八日而捷
書至潭州張浚
嘆曰岳侯神笑
也

湖廣今常德府澧音禮岳州屬湖廣即巴陵郡公音腰去
聲將無之將音兼兩淮淮東淮西防秋秋高馬肥必防外夷
音現見○金主晟殂謚文烈初是與晟約兄終弟立而後復
歸晟之子故晟捨己子宗盤而立是長孫曷羅馬為諸版字
極烈儲副位也曷羅馬名曷至是遂即位宗盤與是之別子
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罕

絕食縱飲而死蒙國叛金蒙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亦
號蒙骨斯獲音伏己音紀曷羅馬金志作曷刺馬是子宗峻
志是末年除諱版字極烈為都元帥又云金國自來以諱版
字極烈為儲副故晟以重任請版字極烈之職以為儲副蒙
國元朝之興始此○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安如平江齊

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蔑視他帥
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
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

情洵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
親書付浚欲退師還南保江浚力爭以為可保必勝一退則
大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
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仍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

已乃駐兵遣王德鄴瓊三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
劉猗至淮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渡浚遣張俊統
制官楊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兵沂中敗猗前鋒猗引兵欲會
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戰猗大敗麟聞猗
敗望風潰去光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大恐上曰克敵之功

皆出右相趙鼎遂罷保江以江為限自保等如字舍音捨復
地前羊市皆霍丘○上皇以五年四月殂至七年春山問始
至壽五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美國醫都也

星馳言早起見
星而馳行也

右相謂張浚也
浚時為右相

皇山問

皇山問

皇山問

皇山問

封爵朝廷所以待有功也飛功既高則爵位尊崇亦分之所當得俊惡得以昔日事已之故而忘其軋已哉父亡曰外難母亡曰內難起之者謂傳我殺職也

綱目浚謂飛曰王德准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鄭瓊素不相下一日掘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

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後二年又自韓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五百里後二年又自韓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五百里

終焉音 ○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己下之二人皆不答及飛破揚公俊益忌之於是嫌隙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扈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飛以內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軍德與鄭瓊等夷不相下大譟詣督府訴德浚乃召德還為督府都統制而以呂祉為督府參謀領其軍祉簡倨不通將士之情聞瓊等反側密乞罷之瓊叛執祉以所部數萬降齊張浚遂以言罷浚之用德與祉岳飛嘗言其不可

及服來浚曰張俊揚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師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絕然曰固非大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每基側浚怒遂以張宋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浚不聽故敗趙鼎復相音 ○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歲而亡 ○紹興八年上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間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來編脩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知指大豕而使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大豕曾無童稚之羞邪秦使王倫誘致北使以招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

漢書師古注藁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 鵠林玉露曰胡

南來高宗

漢書上書金虜
聞之以千金求
其書三日得之
君臣失色曰南
朝有人蓋足以
破其陰道種歸
之謀也
是時李綱亦上
疏言今者倫之
歸與虜使借乃
不著因號而曰
江南不云通問
而曰詔諭此何
禮也

李世輔
宗盤金主祖父
是之弟也

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
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貶音上聲貶音上聲貶音上聲
諸侯之臣厭音淹如劉豫劉豫既立為帝而又廢之夫音扶
佛音佛曾音層妾音踐殿○紹興九年金人先以陝西河南
地歸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陵寢廟留守
復除官留○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
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
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歸朝金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
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復既出則知陝
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加賜賚賜名顯忠青澗城
今繼德州累上聲間音潤二子○金國有謀反者事連宗盤
一孫名皆未詳復音伏勞未聲等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楊副長子金主亶之太父行也

劉錡既成功既
而洪皓自金密
奏順昌之捷金
人震恐夜魄燕
之重寶珍器悉
徙而北意欲捐
燕以南棄之故
議者謂是時諸
將協心分路追
討則兀朮可擒
汴京可復而王
師承還自失機
會良可惜也

南宋紀雲與張
憲皆棄市凡訟
飛冤者或黜或
死傅成其獄者
進秩飛事親孝
立志慷慨以必

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撻辣與悟室尋亦以謀叛先後誅
金與宋和實撻辣主之撻辣既死於是右副元帥兀朮為左
相乃密奏於其主以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
許割地遂渝盟大父行太父○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
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府檜急啓上召錡還岳飛敗之於郾
城幾擒兀朮飛至朱仙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人
於淮陽之泃口兀朮還汴檢兩河軍與蕃部以謀再舉南侵
守童出山東撤離曷冠陝右李成寇河南孔彥舟等執東京
敗音拜下並同郾城縣屬許州幾音機朱仙鎮在汴京西南
四十五里○十一年兀朮陷廬州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
於橐皋檜又啓上亟班師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
化歸建康劉錡自采石歸太平州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
遇出師時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飛

取中原滅備虜為念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領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私善以少擊眾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敬投壺恂恂如書生

世忠尋罷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構成飛罪逮趣獄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和議遂諧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金人不惟盡悔所許陝西河南地仍割唐鄧等州入金盡淮中流為界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方山原時宣撫使吳玠卒四年矣胡世將代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為不可棄兀朮必欲之遂以太散關為界于時金國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士扼腕歎息兀朮且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遠竄鼎卒於海外當時異議之人貶竄殆盡無復敢言兵者秦事地在巢縣宣化地在

蒙兀 大蒙 梓宮

金主 亮立 居燕 宋元通鑑

梓宮天子之棺也

宋元通鑑十二其主置而自去

卒檜 論高 宗不 能中 興者 檜之 罪

南宋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是夜檜卒年六十六謚忠獻後追奪王爵改謚謬醜

綱鑑五月金主使入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之喪文莊曰徽宗之崩猶如歲月

康西構成飛罪初虜之入寇高宗命飛援淮西就道俊貽書以前途之糧飛不為止及俊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糧乏為辭沮喪士氣令萬俟卨交章劾飛岳雲飛子梓宮人死于棺曰梓宮世將之將音楚大蒙即蒙國又曰蒙古又曰鞑靼是為元朝恢復之復音伏遠竄

下所弒共立丞相岐王亮是之孫也馬去聲孫也紹興十九年金主置為其為大興府號中都以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舊遼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

四路置總管府○二十五年秦檜卒檜秉政十八年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已

不能書得免已音紀○劉氏曰靖康末檜任中司以抗議請時仁賢如胡安國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丞稱之既而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擅兵權檜與張俊密

約議和而以岳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由是中外大懼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則不得任忠正之士多避山林罷兵講和而

南來高宗

欽宗之崩但聞其計而已嗚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一旦失身夷落死無殞歟之具葬埋之地嗚呼人主而思念及此可不就夕業夕乎

詩數海陵題賦屏詩云萬里車那有別提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

老學庵筆記楊公戰舟有車船有葉船有海鯨頭海鯨戰艦名宋元通鑑云虞允文與楊存中臨

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趨瓜州劉錡遣將敗之於阜角林有詔令錡還軍專防江上金主欲由采石渡朝廷以李顯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虞允文亟督水軍海鯨船迎擊死鬪金人不能濟時亮聞有內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為李

寶所焚而荆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忿甚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必濟過期盡殺諸將遂殺亮方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叛去已擁立葛王夔于遼陽聞亮死遂入譙京追謚置為閔宗廢亮為海陵王謚曰煬夔晟之孫也後改名雍先是數年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大駭以為狂至是浚起判建康上自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其復用以手

加額運音豆敗音拜阜角林在揚州令未聲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尋和議夏六月上內禪退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為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謚安僖子偁之子太祖

七世孫也母張氏夢雀府君擁一羊來曰以此為識高宗為

陳思明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感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耻匿怨思親以來世之譏悲夫

後漢崔瑗字子玉舉茂才遷汲令入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我慈仁父後胡廣薦瑗宿德大儒遷濟北相後人祭其靈稱崔府君

尊奉上皇帝奉之間當有太字

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崔府君出迎張氏以是歲丁未生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羊高宗喪太子粲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鞠宮中賜名瑗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晉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為皇子賜名瑋封楚王紹興末賜名昚立為皇太子尋詔即位尊奉上皇帝為光堯壽聖皇帝皇后吳氏為壽聖太上皇后音稱時孝宗父已死追封為秀王謚曰安僖名子偶崔府君神名識音志瑗音院音音慎○以史浩為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罷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邵宏淵出泗州圍虹縣降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金人大興河南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不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銳意恢復是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

張浚北伐

張浚終身不主和議可見平亂之才雖不足而報國之忠則可嘉

思退密使孫造諭敵以重心中和帝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敵遂自清河口渡於是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罷之

伯罷湯思退張浚為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數月而罷未幾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中原雪國恥不得祔葬先人之墓不與之與音豫壁縣屬宿州既音拜既音降虹縣屬泗州降音項平聲宿州屬河南列志寧金帥名將至之將音漿恢復之復復中之復並音伏幾如字三子一名付又其一亦詳○劉氏曰魏公之志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辨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泮黃同朝一不可曉也○呂中曰嘗觀國家自有中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呂中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鄒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私心不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氣常存是浚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也

○湯思退密有召虞議和之迹言者論罷竄之道死康伯復相和議成先是國書太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

文匯頁八

各交天

卷之七

南宋孝宗

三

起立降坐皆帝為之也。奉使者趨金者也。禮記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國自稱曰陪臣其館伴之屬官掌鑾夷戎狄之使

綱目淳熙三年六月召朱熹熹私書即不至先是陳俊卿劉珙熹為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

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止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雖有志復讐而無能輔其志者自陳康伯卒後共适葉顥魏杞蔣芾陳浚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葉衡史浩趙雄王淮周必大留正相繼為相惟浚卿允文並相時有經營北方之議而浚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允文所為人亦議其虛誕竟不效如浩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進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初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堯時皆被擢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之者以

朱熹 事 張氏 名

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同八年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浙東太飢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高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轉集熹日鈎訪民隱披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米至自引去所部肅然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

楊時為遺魂禹為尊魂胡安國為強魂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願晚年高第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尚或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擠於世延平李侗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從彥而熹又受學於侗胡銓嘗薦熹於光堯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召入館不就後為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往救之過闕嘗一入奏事至是召對除兵部郎與侍郎林臬不合即奉祠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廣漢張栻者魏忠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子也栻之言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義也學者誦為名言稱栻

後隨年歛散... 獨其息之半... 凡十有四年... 數六百石... 見儲米三千... 百石以為社倉... 不復收息每石... 止收耗米二外... 以故一鄉四十... 五里間雖遇歉... 年民不致食米... 晦巷各項平父... 書曰大抵子思... 以來教人之法... 惟以尊德性道... 問學兩事為用... 力之安今子靜... 所說專是尊德... 性事而熹平日... 所論却是問學... 上多了... 又曰聖賢教人... 有定本如博學

為南軒先生有呂祖謙者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亦
祖程氏之學學者稱為東萊先生皆先是數年卒矣惟熹學
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稱為晦菴先生四方仰其人如
泰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心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川陸
九淵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爭論太極圖說且謂學有悟入
譏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熹之云云論永州行至信州而
同諸侯陪臣復讐之後音伏迨音括帶音弗留正留姓正名
厚音淳延平郡屬福建今南劍府泰事上書言事對事實封
上書稱音救魏忠獻公魏國忠獻諡
公爵所為之為去聲下如字後做此
○上久有與子之意會
光堯皇帝壽八十二而崩乃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孝
養備至既外遐哀慕尤切以不得日奉几筵欲退終喪制移
居重華宮在位二十八年金世宗雍以是歲殂其嗣允恭先
卒孫璟立雍賢明仁恕號為北方小堯舜故金之太定三十

李后
造誣

審問謹思明辨... 篤行是也其人... 資質剛柔敏鈍... 不可一槩論其... 教則不易禪家... 教更無定今日... 說有定明日說... 無定陸子靜似... 之

年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北皆得休息彼此無可
乘之譽上之齋志不克大有為者以此太子立是為光宗皇
帝德壽光堯宮名養音漾重平聲二十八年改元者三曰
隆興乾道淳熙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為至尊
壽皇聖帝周必太罷留正葛邲為左右相改元曰紹熙皇后
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皇子嘉王為儲嗣因內
宴請於壽皇不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誣罔謂
壽皇有廢立意致上驚恐得疑疾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
懼疾愈甚不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壽皇彌不懌上亦
不能視疾壽皇居重華踰五載壽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喪
一日忽仆於地中外危懼太皇太后立嘉王是為寧宗皇帝

通鑑二年冬十... 一月帝有疾不... 視朝初帝欲誅... 宦者近習皆懼... 遂離間三宮帝... 疑之不能自解... 會帝得心疾上... 皇購得良藥欲... 因帝至宮投之... 宦者遂訴于皇... 后曰太上合藥... 一大丸俟宮車... 過即投藥萬一... 有不虞其奈宗... 社何后心脚之

光宗在位五年
○
音弼職上聲

朱熹學得孔孟之正統集諸儒之大成誠當世第一人品也以其第一等人物而輔導儲貳則君德成而天下治矣

寧宗皇帝名擴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慈烈吳太皇太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疑者乃定光宗居壽康宮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四上之為嘉王也黃裳為翊善講說開導光宗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對彭龜年繼為宮僚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久熹在光宗時守漳州後守潭州為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召除待制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漸深憂之留正罷汝愚為相韓侂胄自負有定策功希不次之賞汝愚不肯驟除遂怨汝愚為政

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以傳道詔旨寢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難其名言難于附其罪名也或教之通鑑云侂胄謀於京鏗鏗曰云云

初蔡元定聞熹名往師之熹即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

方務引進善類裁抑僥倖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上疏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為熹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天下大老去之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為國汝愚袖還內批且諫且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相位數月罷連貶竄服藥以死侂胄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相等為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光祖章穎葉適徐誼沈有開吳獵黃由黃度鄧駟陳傅良樓鑰鄭湜李祥楊簡呂祖儉曾三聘游仲鴻項安世孫元德袁燮陳武汪遠范仲黼黃灝詹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籍記黨人姓名目曰偽學以朱熹為首在籍者數十人蔡元定坐熹累道州編管大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亦坐上書救黨人編管留

乎及聞貶不辭
家即就道與
徒遊者數百人
餞別蕭寺中坐
客興歎有泣下
者熹微視元定
不異平時因喟
然曰友朋相愛
之情幸通不屈
之志可謂兩得
矣
六人楊宏中周
端朝張衍林仲
麟蔣傳徐範見
綱目寧宗慶元
元年
張時泰曰自侂
冑竊弄威權以
來其間但見阿
附以得好官者
日新月盛未聞
有一攻其罪者
焉所以然者正
人端士擯斥殆

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竄俞端禮京鏜謝深甫相繼為相
太后紹興初光宗上高宗后呂氏尊號曰憲聖慈烈太皇太
后將音難難如字下同閣音甘个聲侂音託太皇吳后女弟
妹曰女弟代執云云代光宗為孝宗承重朝善官掌輔贊善
道宮僚王宮僚屬傾心向慕也有漸御筆指揮漸昵近習上
疏之上上書之上並上聲下同言者游仲鴻宮祠之命奉祠
祀于外之命內批上所批罷朱子之勅宗姓宗室同姓潛音
淡音橫博音博駟音日澁音植瀨音浩勝音外累去聲六
人姓名未詳○呂中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人之常也
後世以人臣往往貪天之功以為己有非小人之尤者乎嘗
聞哲廟之立本宣仁保佑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群儉矯
誣乃以定策歸功蔡確而上謗宣仁下累王珪遂為元祐大
臣不可解之禍其往轍可鑒矣我寧考纂承大統蓋慈福宮
定計於內趙忠定諸臣效贊於外侂冑何人黃緣戚里蒙蔽
朝廷既攘奪其功掩為己有猶且附會言章竄之於必死之
地亦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侂冑
○朱熹以慶元庚申卒時偽
其罪俱不可勝誅矣鏜音湯
學黨禁雖嚴會葬者亦數千人呂祖泰上書論雪偽學乞誅
侂冑及其黨蘇師且周筠罷逐陳自強之徒召用周必大不
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杖一百不刺面配欽州必大亦

盡舉朝皆韓氏
之側役奴隸也
夫何惟哉祖泰
無官守言責者
也特激于中心
不平故以死攻
之耳今讀其章
猶可以想見其
慷慨之氣矣噫
惟順千古英豪舍祖
人主泰其誰歟
每章用一錫字
擬加九錫
續文獻通考蒙
古部契丹之別
部也契丹即達
旦堯山堂外記
曰北狄稱銀曰
蒙古元之先號
蒙古者因女真
號金乃以銀号
其國也
呂中曰小人擅
朝欲為專寵固

坐謫降熹沒踰年黨禁稍解諸人咸復官自便然消沮變化
之餘風俗已大壞矣○謝深甫罷陳自強為相侂冑
以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服御擬
於乘輿土木侈於禁苑諛者至稱為恩王聖相或作詩九章
每章用一錫字侂冑亦不辭稔積罪惡至於生事開邊而極
先是有蒙古部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稱帝至璟立
蒙古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侂冑聞金有此變謂中原可圖
有吳曦者前蜀帥吳玠之子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
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不
許侂冑遣歸數年蓋欲使西蜀出兵○開禧二年丙寅
號元西蜀舊本作○開禧二年丙寅始稱元年太祖以伐金詔
四蜀非累上聲
告四方諸路進師曦首以關外四州獻金求封為蜀主尋即

元太祖即位

於用兵極惡海
朝究奸極惡海
肉切齒而復不
度事勢妄啓兵
端三邊瘡痍生
靈魚肉雖權髮
不足數其罪
續弘簡錄注幹
難河在大漠東
北

九游游旌旗之
末世

金人連陷諸郡

南宋紀自兵興
以來公私之力
大屈而侂胄以
金人欲罪首謀
乃復銳意出師
中外憂懼然皆
畏侂胄莫敢言

稱帝賴李好義揚巨源與安丙密謀賊僭號踰月而誅四州

秦鳳○是歲元太祖即位於斡難河之源太祖姓奇渥溫氏諱

鐵木真蒙古部人也其先世為蒙古部長至太祖之父曰也

速該始併吞諸部落愈強大後追諡曰列祖神元皇帝初神

元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后月倫適生太祖手

握凝血如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

元年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位群臣共上尊號曰成

吉思皇帝時金章宗泰和六年也長上○丁卯開禧三年元

祖二時北伐諸軍所向無不潰敗而退金人大發兵連陷蜀

漢荆襄兩淮諸郡東南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侂胄弄兵

之意猶未已中外患之遂有誅先之議皇后楊氏知書史通

古今當時侍郎史彌遠建密策而旨從中出者皆后實為之

一日侂胄入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之塗擁出王津園

推殺之○先是元太祖征西夏拔力吉里塞而還至是秋再

征之○戊辰嘉定元年元太祖陳自強竄死蘇師且處斬周

筠決配侂胄函首謝金和議復成錢象祖為相史彌遠累遷

與象祖並相象祖罷彌遠獨相慶音杵決配杖決徒配○宋

猶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

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讐也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

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詩曰龜錯既誅終叛漢

於期己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未嘗以名義言也○呂

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

成真宗鑿與親征達覽投首是以前細與之和嘉定之和彼

欲得權幸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金章宗

屈己而料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累上聲○金章宗

金章宗

者彌遠入對因
力陳危迫之勢
請誅侂胄以安
邦皇后楊氏素
怨侂胄亦使皇
子榮王具疏言
侂胄再啓兵端
將不利於社稷
帝不許后從旁
力贊之帝始允
可乃命后兄楊
次山與彌遠共
圖之
綱鑑補一人有
罪朝廷自誅之
可也乃至函首
廣廷其如國體
何

己己嘉定二年元太祖春元太祖入河西屢破西夏兵夏主

李安全納女請和○庚午嘉定三年元太祖金謀討元築烏

南宋寧宗開禧嘉定元年

宋周密齊東野語曰當是時金虜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與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儻能稍自堅忍不患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是虜之為鄙也何國之為惜哉云々有題詩於侍從宅曰

沙堡太祖遣將襲殺其眾遂略地而東初太祖貢歲幣于金
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靜州太祖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怒
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
太祖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也太祖遽南唾曰我謂中
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去金
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太祖再入貢而害之太祖知之遂與
金絕金使之○辛未嘉定四年春元太祖六年元太祖南侵敗金
兵襲群牧監驅其馬而還自是連歲攻取金州郡○癸酉嘉
定六年元太祖八年金主衛紹王允濟在位五年無歲不受兵幾
不能支且失將士心為大將所弑追廢為東海郡侯立豐王
珣璟之兄也是為宣宗太祖分兵三道並進取燕南山東河
北五十餘郡音○甲戌嘉定七年元太祖九年元太祖駐蹕燕

宋以黃榜募忠義人

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讐共戴天屍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
以黃榜募忠義人黃榜即救榜也宋因唐制用黃紙故謂之黃榜榜事物紀原唐救書白紙多為蠹蛀至高宗上元三年始用黃紙謂之黃紙黃紙用辛苦之物深紙以辟蠹其色黃

北金主以岐國公主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兼金帛以獻乞
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五月遷于汴留丞相完顏福興
輔太子守忠居燕太祖遣兵圍之守忠走汴後一年而燕京
陷元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地勢
益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宋川蜀淮漢以
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黃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忠義李
全以歲戊寅率眾來歸全本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丑間已
嘗應募焚其縣矣連水縣屬安東州○丁丑嘉定十年元太祖十二年元以
木華黎為太師封國王率諸軍南征克大名府定益都淄萊
等州木華黎亂刺兒氏居阿難水東為人勇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尔木博尔忽赤老温事太祖俱其征戰功多封魯國王謚忠義子守魯嗣○戊寅嘉定十
年元太祖十三年元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

初置
達魯花赤者蓋
胡語也草木子
曰元路州縣各
立長官曰達魯
花赤掌印信以
總一府一縣之
治判署則用正
官在府則總管
在縣則縣尹達

潞等州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走西涼○高麗王暉降于元請歲貢方物○己卯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西域殺元使者太祖親征○庚辰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五年元木華黎徇地至真定又徇河北諸郡○壬午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元太子拖雷克西域諸城遂與太祖會秋金主復遣使請和太祖時在回鶻國謂之曰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遂不許使去聲○癸未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十八年春三月元太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金章宗珣在位十一年而殂子守緒立是為哀宗○甲申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一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

魯花赤猶華言
荷包上壓口捺
子也

胡新安曰宋一
代家法最正諸
后最賢傳授最
明至寧宗末楊
后彌遠之惡濟
邸之死理宗之
立而後所謂家
法之正后德之
賢傳授之明遂
掃地矣猶撐柱
五十年而後亡
不可謂不幸也

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而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即日班師惡聲○自歲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無歲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謙恭仁儉終始如一然慶元嘉泰開禧九十二年則侂冑之政嘉定十七年則彌遠之政壽五十七而崩彌遠定策之嗣是為理宗皇帝三邊東北西理宗皇帝初名與莒宗室追封榮王諡文恭希璠之子太宗十世孫也寧宗子多而不育鞠宗室子名詢立為太子薨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室子賜名貴和為之後及失太子詢遂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竑慧而輕嘗疾史彌遠專權謂異日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為之計與莒幼不好弄群兒聚嬉輒獨登高坐不動長上見者指以

詢初名與僖榮
王子
南宋書並疾文
彌遠專政彌遠
覺之知其好鼓
琴買美人善琴
者納諸御而厚
厚其家使彌遠
動息必以告故
樂之壁有與地
圖故指瓊崖曰
吾他日置彌遠
於此又嘗呼彌
遠為新恩以他
日非新州則恩
州也彌遠於七
月七日進乞巧
奇玩以規之故
乘酒碎於地彌
遠大恩
長上猶長老也
不效此人言勿

語群兒曰汝曹不效此人恰一太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下
遂有趙太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嘗取應得舉矣特旨補官
竑既為寧宗子遂以與竑為沂王後賜名貴誠除邵州防禦
使寧宗大漸乃白中宮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
進竑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恭聖仁烈楊后同聽政事定然
後撤簾宗室是時理宗父己死追封為榮玉諱曰文恭生名希璜從去聲柄音丙汧國靖惠謚柄名為之後繼立也竑音橫濟上聲好去聲長音張上聲語去聲即州屬湖南今寶慶府中宮楊后昀音勻寧國府即寧州楊后寧宗后
○乙酉寶慶元年元太祖二十年時外議籍籍有謀作亂之竑者事
不克皆死李全在楚州與制置許國相失殺國亦以問罪為
辭舉兵南向圍揚州幾陷籍籍多也制置制置使許國姓名幾音機○丙戌寶慶
二年元太祖二十一年元太祖伐西夏取甘肅等州遂踰沙陀至黃
河九渡○丁亥寶慶三年元太祖二十二年元滅夏以夏主李覲歸

元太祖
祖如
神
抗抵也
丁亥三月贈宋
真太師追封信
國公熹子工部
侍郎在入對言
人主學問之要
帝曰先卿中脩
序言之甚詳朕
讀之不釋手恨
不與之同其時
也

綱目紹定元年
戊子春三月金
將完顏陳和尚
大敗蒙古兵于
大昌原陳和尚
為完顏合達前
鋒以四百騎大
敗蒙古八十之
眾士氣皆倍益
自有蒙古之難

○七月元太祖殂于六盤山臨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
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莫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
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汴京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
之眾千里趣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
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二年冬追諡曰聖
武皇帝廟號太祖太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
十其勛績甚眾史之紀載不備惜哉○太祖既殂時皇子窩
闊台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皇子拖雷監國以俟皇太子
至而立之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屬音祝○己丑紹定
二年元太宗元年元太宗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皇后
弘吉刺氏是歲夏奔喪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
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

元太宗
紹定元年
己丑
紹定
元太宗
窩闊台
弘吉刺氏
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

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

名震國中其御衆也。有方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陳。諸軍倚以為重。又四年四月。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上元張燈。所謂賞元宵也。

趙范趙葵大敗。云云。前年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之。全又列若圍揚州。城至是范葵出戰大敗之。

改徙官名。元史作改侍從官名。

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庚寅。紹定三年。就班以拜。現見音。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庚寅。紹定三年。

元太宗。元遣兵取京兆。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姪蒙哥。帥師從。辛卯。紹定四年。元太宗。春。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時屬上元張燈。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城中謀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劫之。全走陷于濠。為亂槍所斃。其餘奔走北去。二月。元太宗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宋殺之。使去。八月。元始立中書省。改從官。

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祖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擊。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雙。君。父。乎。太祖。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歷。術。數。釋。老。醫。上。無。不。知。者。夏。人。常。八。斤。者。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因。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邪。太祖。聞。之。甚。喜。日。見。親。用。嘗。與。西域。人。占。月。蝕。西。城。人。曰。某。夜。月。當。蝕。楚材。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嘗。言。

其夜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食。太祖。以。楚材。語。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粘。合。重山。為。左。丞相。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太宗。以。為。左。丞相。九。之。議。以。不。殺。見。稱。鎮海。為。右。丞相。十二月。元。太宗。取。河。中。封。魏。國。公。謚。忠。武。

太弟拖雷發騎六萬分兵自西和州入興元。由金房道。至陽。至唐鄠。與金人鏖戰於陽翟。潼藍之戍亦潰。西兵畢。至合圍。於汴。音。秋。壬辰。紹定五年。元太宗。由白坡渡。河次鄭州。攻鈞州。克之。遂取商。虢。嵩。汝。等。十四州。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遣其弟訛可入質。太宗還。留速不。臺。守河南。八月。金兵救汴。諸軍與戰。敗之。九月。太弟拖雷卒。于師。金主守緒突圍出走。歸德府。元再使王楸來議。夾攻代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離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

宣和之盟。徽宗。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十四年之

十四州商號嵩汝陝洛許鄭陳毫穎壽睢永也

潼藍二關名

宣和之盟徽宗宣和元年遣馬政泮海使金約

通鑑綱目

卷之七

三十一

攻遂以取燕
雲之地
發明日綱目前
書遣使如蒙古
此書許之所以
見此盟乃宋人
所欲非出於蒙
古之請其所以
致入寇之漸者
皆宋人自取之
耳
丁南湖曰始也
誅侂冑終也殺
濟王始也收名
士終也竄直言
則彌遠雖有功
而罪亦多矣獨
擁筆立理頗協
公論故史氏書
卒以恕之且宋
傳亦不編為姦
臣良有以也

司官司也刻與
期同
張時泰曰二趙
自揚州之捷其
志驕矣獨不思
蒙古乃方張之
勍敵其用兵又
非等全之比况
乎軍用不足豈
可以頻年出師
乎理宗過聽其
計而貽他日莫
大之禍尚誰咎
哉孔子曰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
抑亦似宋之君
臣乎
鄒伸之使元見
紹定五年
生兵新調之兵

詔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
人許侯成功以河南地歸宋接音 ○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
金主奔歸德糧絕乃趨蔡州其將崔立以汴京降元四月元
速不臺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從
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北還 ○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楷襲
封行聖公整修孔子廟及渾天儀 ○宋丞相史彌遠卒鄭清
之為相史嵩之為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
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元兵圍其西北相去
聲 ○甲午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 ○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
子承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函其首送于
宋獲承麟殺之金自完顏昺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
而亡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淮帥趙范趙葵乘金人之

亡為恢復計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
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并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
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
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
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
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范葵故荆湖制帥趙方之子
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伸之未回而宋師出
矣伸之等幾被羈留於燕詭辭得與檄俱來檄曰何為而敗
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人以城附宋宋師
入汴即趨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不數日糧
絕聞元生兵且大至潰而歸谷嵩之主和不肯運糧致誤事
○乙未端平二年元太宗七年 春元城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

南宋理宗

元立編修交鈔指貨也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元之交鈔其歸一也

元始定賦稅

周靜軒曰沿鑑目錄司馬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顛末舉要補遺胡文定續書也其事固備不足

都太子貴由姪蒙哥征西域太子闊端侵蜀漢太子由出及胡士虎侵宋唐吉征高麗○丙申端平三年元印造交鈔行之六月耶律楚材請於燕京立編脩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闕端取宋關外數州十月入成都取秦鞏等四十餘州○時和議既不復諧蜀遂破陷荆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哨○元以耶律楚材言始定天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一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鹽每銀一兩四十斤永為定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己為重矣○丁酉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八月元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元兵略

杜果却元人

以示後來鑒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為人君之當講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歧者矣

元建太極書院

伊洛謂程氏也程氏家在伊洛二水之間故稱焉二程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

地至黃州宋孟珙敗之○戊戌嘉熙二年元太宗先

是杜果却元人安豐之兵復破察罕八十萬兵於廬州後解儀真之圍以功權刑部尚書復進敷文閣學士○呂文德總

統兩淮出戰軍馬進淮西招撫使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微時嘗薪城中帥趙葵道傍見遺履長尺有咫驚訝訪求得之

留之麾下後以邊功至顯官○元塔思軍至北峽關宋將汪統制降先是由出率張柔等攻郢州拔之至

是宋孟珙復取襄陽○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惟中用

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

楊游朱六子配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弘州人年二十奉太宗命使西域

南宋理宗嘉熙元年

立文莊曰儒者之學復盛于宋助予周敦頤成於程顥兄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關及高宗南渡一時道學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蘇學行於北程學行于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云去處踪跡也利息加倍如羊羔之蕃息故曰羊羔利

三十餘國宣國威布政條牌皆籍戶口屬吏乃歸惟中於憲宗世世祖為太師鎮金蓮川之河南道經畧同於汴梁奏惟中等為使俾屯田唐鄧高穎諸州金初滅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之聽約束福不至復使語之曰汝不至吾以軍法從事福不得已盛從衛以見惟中握大槌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川陝宣撫使有郭千戶者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時太子曲出侵宋俟德安之民姚樞奉詔即軍中求樞士復在得民中樞與語大奇之復以親族俱殘不欲北行因與樞訣樞恐其自死留與共宿夜忽失復樞遽馳尋呼之見復將投水樞挽回挾之北歸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乃北士能通周程張朱之學皆因復而得然復竟不仕 ○庚子嘉熙四年元太宗春元太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元救州郡失盜不獲以官物償之國初多盜下令凡失盜去處令本路民戶代償民苦之多亡命至是罷徵又官民貸回鵬金銀償之者歲加倍謂之羊羔利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耶律楚材請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

詔封

元太 宗祖 元后 稱制 之 意 歟 陳四明曰元太 宗仁厚簡默服 御儉素委任大 臣恩無疑貳政 歸臺閣朝野無 事西北中原皆 入版籍遂有天 下三分之二特 晚年皇后乘慈 竊柄回回以贊 致寵為可惜焉

龜鑑曰尊祀黃 帝周家所以師 賢分祀聖哲唐 家所以崇道理 宗之褒儒先亦 審諸此五君子 從祀之議一肇 使萬世而下皆 知儒先道義之 尊非周唐尊祀 之意歟 御儉素委任大 臣恩無疑貳政 歸臺閣朝野無 事西北中原皆 入版籍遂有天 下三分之二特 晚年皇后乘慈 竊柄回回以贊 致寵為可惜焉

著為令音代從人來物 ○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宋詔追

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節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

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帝謁孔子遂臨大

學○十一月元太宗出獵殂于鉅鐵鐸胡蘭年五十六葬起

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太宗有寬弘之量仁恕

之心量時度物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齋糧

時稱治平元自太宗殂後皇后乃馬真氏臨朝稱制凡五年

不立君鉅鐵鐸胡蘭北方地名也 ○甲辰淳祐四年先是鄭

清之罷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為政無所決斷上思史嵩之

之言自督府入為相雖欲議和輒為衆論所沮嵩之丁父殯

忠憂聞計數日乃行詔起復為相言者目為權姦力攻之遂

不復相范鍾游似鄭清之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

耶律

丘文莊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未正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於華。人甚大。蓋非木華。於華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楚材之言。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如楚材。又何貴焉。

等相繼為相。每歲以防秋為常事。通上聲。止也。○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嘗以備嗣事。問楚材對曰。此非外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守而行之。社稷之幸也。后嘗以御寶空紙付幸臣奧都剌合蠻。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索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復有旨。兀奧都剌合蠻所奏。准令史不為之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老臣。今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勛舊。曲加敬憚。焉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雖案牘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恭

宋鑑時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楚材憤慨成疾而卒。謚文正。御寶空紙。即空頭私書。有壘而而未書事。與音郁。欲以身徇天下。言為天下不惜身命也。

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耶律楚材。於太宗即位之初。為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元朝尊屬。有拜禮自足。始楚材條便。宜十

八事。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萬戶。統軍使。均力事。以遏驕橫。九。政令便於民者。甚衆。太宗悉從之。惟罷獄一事。不允。曰。彼自願贖。獻者。宜聽之。楚材曰。竊害之端。必由於此。太宗曰。九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汴梁將下。大將言。金人抗拒。人師多死。傷城下。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猶豫未決。楚材又曰。奇巧之工。厚藏之民。皆萃於此。若盡殺將無所獲。太宗然之。遂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太宗議裂地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以金帛。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直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無憾。利微可也。從之。及卒。上柱後。有讚之者。言其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命近臣覆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後封廣寧王。謚文正。二子。鉉。錢。茶。音問。亂之也。○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世顯善兵。能將。重儒愛民。勤儉自持。有古名將之風。○丙午。淳祐六年。元定宗即位。于速茂禿都。定宗名貴。由太宗

元定

丘文莊曰。元自太宗死。國無君。者五年。當是時。中國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

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初太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

忘其身之為華而亦不自知其身之為男也世道至此何等時耶

元憲

簡平皇帝。元自馬真氏臨朝以來法制不一內外離心定宗既殂皇后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共議立太弟蒙哥後二年即位是為憲宗。辛亥淳祐十一年。元憲宗名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先是諸大臣欲奉曲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元良哈歹以太

多改反。歹一作台。元良姓哈歹名。

余玠

張時泰曰抑考淳祐二年姚樞棄官隱於燕門若無復有仕進

位焉。失烈門不服。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王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長上。○余玠大敗元人于興元。○元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于金蓮川先是姚樞隱居燕門以道自任太弟召之樞至見太弟聰明

元以

行道之心者蓋以知夫出處之非正也。至是以皇弟召而至者何耶。守道之不至也。丁南湖曰姚樞治平之政用夏變夷此誠世祖混一天下之本乎。論者謂樞出處非正予考元史本傳樞少力學有王佐之略初觀元太祖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亦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後世祖召之是則始終節也但仕夷亦

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將大有為乃盡其平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太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太弟太奇其才動必見詢。遠去聲。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自少召置之王府敷陳時務必以帝王之道為言世祖征大理樞從行因中途夜宴樞言宋太祖命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一市不易肆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言曹彬不殺一人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若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大理城命樞裂帛為旗書止。○元以史天澤趙壁為河南

經略使。使去聲。史天澤真定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勇力善射兄天倪為真定帥而死天澤繼其職太宗以天澤

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攻汴梁歸德蔡州多戰功世祖即位召問治道具疏以對言立省節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郡濶恩澤以安反側退貧殘以任賢能頒俸祿以養廢禁賄賂以防奸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所言皆次弟行之三年李壇叛據濟南遣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聞壇入濟南笑曰不突入豈無能為也言於王曰兵不宜力角

使

使略

行道之權。夷人之所難免耳。

周澤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懜懜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澤深然之。見綱目。唐宣宗大中一年。

當以歲月。整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轍。歷四月。城中食盡。潰降。生擒。埋斬之。或謂。壇之變。由諸侯。權重。天澤遂奏。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總大軍。侵宋。天澤至郢。以疾還。襄陽。帝勅尚醫。能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慎勿殺。語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四。謚忠武。後贈大帥。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事。自任。年至四十七。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謂。唐韋澳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壬子淳祐十二年。元憲宗。元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並賜死。謫失烈門及其黨於沒脫赤之地。○六月。元憲宗以中州漢地封同姓。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渴鹵生之。不若關中。砥甲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由是太弟有關中河南之地。○音昔。○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四川制置使余玠卒。以余玠為四川

綱鑑

余晦

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荒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保浮薄。不堪重任。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綱鑑。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輒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詔奏云云。按通鑑。寶祐四年夏五月。賜禮

宣諭使。○元太弟忽必烈平大理國。○甲寅寶祐二年。元憲宗時。余晦宣撫四川。以私恨。誣奏利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陳大方。承旨。鍛成之。惟忠將斬於市。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許於天。既斬。血逆流而上。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大雅理蜀。甚有威名。重築重慶城。余玠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在蜀二十年。民籍以安。至余晦。貪繆罔功。敗失要地。以和州守劉雄飛為四川制置。利路利路乃今順元州之廣元府。鍛成。成其獄。將音漿。上聲。幾如字。重平聲。下同。重慶府屬。川南。即恭州。沿平聲。下同。合州。屬川南。籍慈夜切。終眉知切。胡穎每見淫祠。即毀之。人謂之胡打鬼。經略廣東。廣有僧寺。佛像中有巨蛇。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千緡。穎至毀佛。擊蛇。其怪遂息。○丙辰寶祐四年。

綱鑑綱目卷之七

綱鑑綱目卷之七

綱鑑綱目卷之七

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學要曰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宋之亡端亦在此。

元憲宗六年。高麗王細嗟南、雲南酋長摩合羅嗟及素冉諸國朝于元。元憲宗欲建城市為都會之所，太弟忽必烈言：劉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濼水北之龍岡為吉，乃命秉忠營之，名曰開平府。二年而畢功。音去聲丁巳寶祐五年。元憲宗七年元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可直銀三萬餘錠。憲宗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十月，元元良哈克伐安南，屠其城。○戊午寶祐六年。元憲宗八年二月，安南王傳國於長子光昺，遣使以方物獻于元。音丙○元討回哈剌里發平之。九月，憲宗親帥大軍入蜀，攻苦竹隘，宋守將楊立張實死之。是時元人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幹服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潭州。一軍渡江圍鄂州。○罷丁大全以吳潛為左相，即軍中拜賈似道為右相。趙葵樞密策應使，杜庶兩淮制置，夏貴總領舟師，呂文德等乘風戰勝，潛以向士璧守潭，適南來二哥元帥遇宋候騎而死。潭圍先解，高逵等守鄂，似道駐漢陽為鄂援。○己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元憲宗圍合州，遣使招諭守將王堅，堅殺使者固守拒之。○七月，元憲宗殂於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二。後追謚曰桓肅皇帝。憲宗剛明雄毅，沈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過制。太宗末年，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憲宗凡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曰：汝輩若得朕獎諭，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戒之。時太弟進攻鄂州，宋守將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音洛○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而太弟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詣

是時阿答胡為元軍都元帥，二歌蓋阿答胡小字。綱鑑：王堅固守，元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元主卒於合州，圍解，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詣

阿里不哥世祖之弟

大行往而不還之稱天子崩未行有謚號故稱大烈烈亦世祖之弟

元世宗即位張時泰曰忽必烈不汲汲於即位者其亦有所以也

元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王堅遣人走鄂以憲

宗計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元營太弟亦聞阿里不哥

欲襲尊號郝經曰若彼果稱遣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

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

騎而歸直造天都遣二軍逆大行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

烈阿里不哥諸王會夜和林差官諸路安輯命王長子真金

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

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寨而去留張傑閣旺以偏師

候湖南兀良哈之兵造去聲屏音 ○庚申景定元年元世宗

元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憲宗既歿阿藍答

兒渾都海等謀立世祖弟阿里不哥憲宗后聞之遣使馳至

鄂請速還春三月至開平諸王大臣同勸進三讓乃即位○

元兀良哈王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宋賈似道命夏貴敗

其後軍于新生磯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

始解江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

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音 ○元阿里不哥僭號于

和林城西○五月十九日元建元中統○造中統交鈔○元

世祖自將討阿里不哥○元廉希憲大敗西軍于姑臧斬阿

藍答兒及渾都海○元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國師○元遣郝

經來尋盟且徵前日請和之議賈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營

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朝音 ○元世祖

既立廉希憲請遣使以息兵講好命軍北歸俾恩威並著世

祖善之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遣經行或謂

經曰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

網目周靜軒曰

理宗之任似道

雖商高宗之待似道周武王之待呂尚不是過也稱臣夷狄而帝不知歟四海而帝不悟竊榮利於一已貽大禍於國家然則自取敗亡何足惜哉故直書以著其欺君之罪

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

道似 留經 于真 州忠 實 營 狂與 許浩 位何 多艱 彌遠 能總 寫賞 而不 拘勢 宗社 以可 免况 之輩 之真 州忠 實 營 狂與 許浩 位何 多艱 彌遠 能總 寫賞 而不 拘勢 宗社 以可 免况 之輩 之真

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壇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奏謀呈露，遂以李壇為辭，拘留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驛吏防守嚴於獄，狂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音的，沮，上聲，撓，音關，平聲，狂，音岸，語，去聲，郝，經，字仲常，其先潞州人，後徙順天，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告即位，賈似道以為有却敵功，辭言納歲幣，恐謀泄，乃館經于真州，經上書于宋帝及其大臣，且請入見，皆不報，驛吏棘垣，鎗戶從人怒而闖死者數人，居七年，徙經別館，與從者六人，又居九年，伯顏南侵，宋懼，以禮送經歸，似道之謀泄，亦竄死。經歸，世祖錫宴，大庭自副使劉仁傑以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為人尚氣節，為學思致用，及被留。

其三面被兵，淮甸騷擾，而海內分裂也。謝枋得，嚮者以趙葵檄給錢粟於其軍，募民共援趙軍，今似道責趙葵徵償，葵不能償，故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因自償萬緡，且上書以請免徵餘者也。

劉整 初董宋臣請遷都，何子舉與吳潛未貌孫言其不可，不果行。又

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亦皆通於學，書佐尚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子來麟官至廉訪使。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以道，素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賈似道忌害閩臣，兵退行打算費用，法欲以此汚之。向士璧趙葵史岩之杜庶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于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使去聲，見音現。○呂文德制置荆湖，知鄂州。○辛酉，景定二年，元世宗中，瀘州守劉整叛降于元，先是止遷蹕之議者吳潛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劉整既而

劉整計改斷元人所作新生磯浮橋向士壁守潭見寶祐八年鄭興復當作俞興

李壇 來歸 網鑑五月元哈必赤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六月朝廷聞壇受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壇固被圍久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壇乃復出降

似道妬功譖士壁世雄皆貶死整已懼禍而蜀帥鄭興復以宿憾遣使至瀘打其軍前錢糧適北軍壓境遂叛去瀘州屬川南止遷止其逃○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七月元初立翰林國史院○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元諸將敗西軍阿里不哥北遁○元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壬戌景定三年元世祖中統三年呂文德復瀘州○元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漣海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元宰臣王文統坐與壇通謀伏誅○元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壇復降于元元人誅之○元以董文炳為山東路經略使使去○元立十路宣慰司立諸路轉運司○癸亥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二月元以王德素為使劉公諒為副致書來詰其替留郝經之故○三月初建太廟五月初立樞密院以太子燕王真金

姚樞

于元哈必赤史天澤斬壇于軍門誅其黨與數十人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心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元人所有文德色黑故號黑灰

元人置權場于樊城

周靜軒曰嗚呼自置權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權場文德不

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以開平府為上都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相樞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世祖納之○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團劉整獻言於元曰南人惟恃黑灰團然可以利誘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權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土城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於朝許之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德弟呂文煥知被欺兩申制置為吏所匿元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趣接會病卒復之復音伏權場交易之所權音角襄城外互市往來交易築堡堡障小城制置文德時為荆湖制置使為去聲

現

察因而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著其失兼陽之漸云

元定

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又云辰星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發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失張星注曰彗所以除舊布新

陳四明日理宗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

○甲子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七月彗星長十數丈芒角燭天自四更從東見日高方斂月餘乃不見楊棟因指言彗七旗

因此遭論去國見如字雖尤旗言彗星乃率尤旗也○八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劉秉忠請定都于燕世祖從之

○元改元至元時阿里不哥兵屢敗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罕速帶音里吉合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

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伏誅○元立諸路行中書省○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八寶慶紹定

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善類滿朝有真德秀魏了翁等為執政侍從人以比慶曆元祐自嘉禧以後至于淳祐則有

嵩之數年之政嵩之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

改元大全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寔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十一上臨

御以來終始崇獎周程張氏及朱張呂氏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理宗太子立是為度宗皇帝初元初年也從去聲慶曆

周濂溪先生程明道伊川張橫渠先生朱晦菴先生張南軒先生呂東萊先生度宗皇帝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理宗子

多而不育鞠孟啓於宮中改名孜又改名禛立為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聲歲甲子即位時則蒙古部國號大元紀

元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進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立相以自副音啓猶子姪曰猶子禛音基禛音旋○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規等上

書諷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罪竄遠州上書之○詔馬廷鸞留夢炎妻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妻侍講

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於臣以致於此然帝即位點

洛表章朱呂不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

是時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各費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至於亡

政道賈似道專

崇儒

學

政

道

賈似道專

政

道

賈似道專

政

道

賈似道專

政

道

元以劉秉忠自藩邸
安童即見親任密謀
為大計莫不豫焉
相元主嘗命共擬
伯顏議治天下之大
入相經養民之良法
以劉秉忠條上祖宗
秉忠舊典參以古制
為大之宜於今者元
保主善之命下之
日綱舉目張一
時人材咸見錄
用文物燦然一新

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何基字子與號進齋建陽人○元

以王盤為翰林學士承旨○乙丑咸淳元年元以安童為右

丞相伯顏為左丞相以劉秉忠為太保參中書省事安童木

世孫年方十三位在百僚上阿里不哥之黨千餘人欲置之

法安童侍側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之

何以懷服未降世祖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

之至元二年為右相是年冬召許衡至令入省議事衡以疾

辭安童即親候之於其館與語良久世祖嘗諭衡曰安童尚

幼未更事善導之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

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也難去聲伯顏蒙古人

初從宗王旭烈兀開兩城遣入奏事世祖奇之曰非諸侯王

臣也其留事朕謀事出廷臣乃以安童女弟妻之拜左丞相

右丞劉秉忠字仲晦少從釋氏家於邢州世祖為王時從寺

主海雲入觀應對稱旨遂留侍左右秉忠書無不讀尤深於

易及邵氏經世書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象伎多通之嘗上書

數千言皆開國要務世祖即位多施行之凡征伐以從行秉

忠在世祖左右不改舊服翰林承旨王鶚奏言秉忠參帷幄

密謀定社稷木計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舊服宜

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世祖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仍詔以

學士竇默○丙寅咸淳二年元世祖至呂文煥守襄陽元人

自開互市以來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以遏南兵

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隋所教及○似道建

第西湖葛嶺自娛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趣堂治事吏抱文

書就第呈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諸司彈劾薦辟舉削非

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

撒也

綱鑑時襄樊圍
急似道日坐葛
嶺起樓閣臺榭
作半開堂延羽
流塑已像其中
取宮人葉氏及
娼尼有美色者
為妾日肆淫樂
嘗與群妾踏地
鬪蟋蟀所狎客
戲之曰此軍國
重事耶又廣以
奇器異物人有
物求不與輒得
罪酷嗜寶玩建
多寶閣一日一
登殿自是或累
日不朝有言遣
事者輒加貶斥
元史世祖至元
三年八月命兵
部侍郎黑的給

似道

貪風大肆
者西湖在杭州西治平聲彈劾有罪也薦辟
除薦舉為官舉削舉用及削除名籍喪去聲○元立制

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封世子南木合為北平王○賜日

本國王書○初給官吏俸及職田○元封太子忽哥赤為雲

南王○丁卯咸淳三年元世祖至元以史天澤為左丞相忽

都答兒耶律鑄降為平章政事伯顏降右丞廉希憲降左丞

文包頁

卷之七

南宋度宗

四十七

受圖持書使日本書
二學曰太蒙古國皇
上書帝奉書日本國
王云々又曰其

元立
使來錄倉權臣
平時宗怒其自
尊大無禮執而
斬之

似道
制六尺與步相
應蓋推排田畝
而增租稅也
人王

○戊辰咸淳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襄陽受圍文煥告急遣高連范

文虎趣援道不通二將亦不用命○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

道兵併力救襄不報三學文學武學宗學上上聲調去聲○弓量推排田畝○

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江萬里馬廷鸞為相○元立御史

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行新製蒙古字更號僧八合思馬為

帝師築德鹿門山立諸路蒙古字學○庚午咸淳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

襄陽受圍三年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上曰

適有女嬪言之詰問誣以佗事賜死自是無敢以邊事言者

○似道權傾人主諛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親王外戚宦

官近習皆箝制不敢恣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為儀羽而腹

心不在焉在外監司郡守亦參用廉介非其人而得進者各

綱鑑初江萬里

似道
粉飾
太平

為質似道宜撫
司參謀官最久
性峭直臨事不
能無言似道常
惡其輕發至是
似道以去要君
帝至泮泗拜留
之萬里以身投
帝去自古無此
君臣禮陛下不
可拜似道不可
復言去似道不
知所為下殿舉
旁謝方里曰微
公似道幾為千
古罪人然以此
蓋忌之謀遂萬
里萬里亦四上
疏乞辭祿歷半
歲而不得允乃
出關以待有詔
以為湖南安撫
使知潭川

有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失將帥心劉整降北獻策取東南謂

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降知國

虛實者相繼似道左以粉飾太平為事略不為意諷音余爾

望士有名望者儀羽儀表羽翼監司提刑安撫轉運提舉宋

四監司吝賞誅貨如打計算費用之類吝郵寄也謂應賞其功

而隆吝不賞誅貨謂誅求財貨粉飾太平言天下大亂而

文飾以為太平如女子本無顏色而強以脂粉飾之也○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

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

孝是也有方士請鍊大丹教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

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世祖善之

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無上靈國害民嘗欲以

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

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曰卿慮阿合馬及耶衡對

交龍頁一

南宋度宗

日一

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世祖以衡語語阿合

馬阿合馬由是怨衡語音阿○辛未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

年○元劉秉忠許衡進所定朝儀○立司農司以張文護為

司農卿○教水軍七萬造戰艦五千築環城以逼襄陽○以

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十月建國號太元詔曰誕

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

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

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

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

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

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大

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太聲

許衡為字
士建國
元考太

誕發語辭景大
也宅尊也言奄
有也宅尊居尊
位也紀理之也
詩疏紀者別理
絲數也隆古猶
太古也蕩廣大
貌綱目集覽曰馴
致猶言遂致造
者書之湯誥凡
我造邦

再相

丁南湖曰乾元
即天也北周宇文
文贊自稱天元
皇帝不亦狂悖
矣乎曰天則其
名太諱曰元則
其義頗穩蒙古
擇斯二者之間
故不曰天而曰
元要亦贊之遺
意耳嗚呼本欲
希天以自尊而
顧乃希贊以自
醜夷人之不學
無術蓋如此

襄陽

重兵猶言強兵
元至元四年劉
整言于世祖曰
攻宋方略宜先
從事襄陽襄陽
吾故物由非弗

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者宿詣廷奏章伸請謂

既成於太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

可建國號曰太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

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為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

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

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太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

劉秉忠之議也但女九反於戲於音鳥戲○壬申咸淳八年

元世祖至元九年葉夢鼎再相以與似道意不合去○襄陽陷先是

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撫御致王夏作亂而陷謝方叔作

相喻李曾伯遣將取之北方亦不苦爭及劉整策行重兵圍

襄陽呂文煥守城六年扞禦備至而似道不肯調援雖糧食

未乏衣裝薪芻無所措辦至撤廬舍為薪緝關楮為衣援兵

戎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從之

文致天祥致仕下當有天祥二字

平地產白毛禪將王福見年富死數日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不至遂以城降為元人之用

制臣如制置使之類調接調遣

諷朝廷留之卒不行

累上聲出督累上 ○元併尚書省封皇

子忙哥刺為安西王 ○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初賈似道稱

疾乞致仕以為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効罷之天祥遂引錢若

水例乞致仕時年三十七矣 ○癸酉咸淳九年

平地產白毛如銀線菜臨安尤多元侵樊城守將張漢英

及都統制范天順牛富死之 ○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

衡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

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之間

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

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

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甲

戌咸淳十年 ○元世祖賈似道丁母憂隨起復 ○陳耳中

僉書樞密院 ○七月上崩在位十年改元咸淳壽三十五似

道立皇子焮年四歲是為孝恭懿聖皇帝

孝恭懿聖皇帝名焮皇后全氏出也太皇太后謝氏臨朝稱

詔改元德祐 ○封兄建國公昱為吉王弟永國公昺為信王

言無不聽其薦人才各稱器使城開平城燕都皆秉忠相其

地至是無疾端坐而卒世祖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

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唯朕知之

贈大傅封趙國公謚文貞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位極人

臣而齋居蔬食無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有詩文十卷無子

以弟秉恕子 ○元命書平章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

蘭璫為後

綱鑑註恭宗度宗次子也度宗崩奉遺詔即位子昀前元兵執于北狩二年殂于沙漠時權臣專政主少國危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不能濟况妬賢嫉能不學無術吝軍賞挑遺孽之一貫似道乎其亡國也哀哉

劉秉忠

天祥 出使 元伯顏執天祥 不屈 于軍中 天祥議 元兵 論不屈 遂拘留 入臨 遣鎮撫使 從常 安 丞信世昌 館伴 夜則以軍圍所 寓舍 峻都從容 說天祥曰 大元 將興學校 立科 舉丞相 大宋為 狀元宰相 無疑 宋帝 丞相稱國亡 與亡 此男子心 至 今天下一統 為 都降 大元宰相 豈是 封瀛 易事 國亡與亡 國公 四字 願公勿言 天祥哭而拒之

端宗 即位

祥右丞相辭不拜除天祥為右相而辭不就○賈餘慶吳堅相○天祥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元兵入臨安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手詔諭諸路內附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與少帝○伯顏遣宰執先趣大都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大都至元九年改中都曰大都○三宮北遷宗室駙馬官人內侍大學等數千人皆在遣中過真州守苗再成奪駕幾遂不克駙馬天子婿曰駙馬苗再成守臣苗姓再成名變音機○五月宋帝至上都降封瀛國公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德祐上都燕京北八百里即開平府中統五年加號曰上都○益王廣王由海道至溫州賴劉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傑海舟亦至福州宣謝太后手詔以二王為天下都嗣元帥召諸路忠義五月朔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是為帝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皇帝溫州屬浙東元帥廣王都元帥益王副元帥

天祥 開督 南劍 次于 汀州 獨撥音昌央謂 威勢兇惡也 字典瀾符風切 音馮

帥

端宗皇帝名是孝恭懿聖皇帝兄也即位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太皇太后為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皇太后為仁安皇太后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是字○封廣王昺為衛王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文天祥至除右丞相以與耳中世傑異意不肯拜○九月天祥開督南劍州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軍冬十月天祥帥師次于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等來會時贛寇猖獗血江閩廣之路日中等聞天祥開督勤王遂各起兵來應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趙孟滌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寧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張日中南城人橫渠先生○鄒淵與元人戰于寧都敗績武崗教授

十二月興化軍通判曾澄孫以城降于元。知軍事陳文龍死之。初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不食而死。丁南湖曰：此文龍為賢相。俊卿之後。且廷試第一也。今若此。則祖宗增重而科目增輝矣。

廣希憲卒
天祥敗元人于
廣都

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為製服哭焉。○十月。元阿剌罕薰文炳入建寧府。遂侵福州。且中世傑奉帝及衛主楊太后等航海由潮州至廣州。趨富陽。遷謝女峽。○丁丑。景炎二年。元世宗至。阿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往來江廣間。戰有勝負。○吳浚降于元。因趨漳。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太義。誅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四月。天祥復興國縣。○五月。張世傑復潮州。○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與趙時賞張日中之兵皆會之。○元中書政事廣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世祖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廣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廣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六月。天祥敗元人于粵都。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

李恒
天祥

猝。蒼沒切。倉遽也。

挺超拔也。南宋書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張日中趙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張世傑回師由潮州圍泉州。不克。○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元本恒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窮追天祥。天祥至方石嶺。恒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而死。天祥至空院。恒又及之。張日中奮勇戰。元兵少却。恒麾鐵騎橫擊之。日中身被十餘創。猶手及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濟鄒淵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頰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

陳宜中之占城。綱目之字上有。逃字。周靜軒曰。嗚呼。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播越海濱。無時休息。帝居湖之淺灣。劉深龍之奔於井澳。吳帝居秀山井澳。劉深又襲之。奔于謝女峽矣。自是而遷。碭洲自是而遷。崖山宋之天祿永終。於是失矣。宜中身都將相。夔國洪恩。事雖難為。亦當一戰而死。社稷乃其分也。今託喻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免。而可以

燕二子死于道。○廣州陷。○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舟走秀山。陳宜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十二月。帝舟遷于井澳。颶風作。帝有疾。元劉深復以舟師來襲井澳。執俞如珪。帝舟遷于謝女峽。占音騰。澳音郁。○戊寅。景炎三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張世傑遣師討雷山不克。○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帝舟遷于碭洲。夏四月。帝崩于碭洲。陸秀夫立衛王為帝。是為帝昺。下音。昺音。帝昺。端宗皇帝弟也。名昺。即位。改元祥興。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先是。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帝。年八歲。

為入臣也哉。故直書逃以著其幸免之罪。張時泰曰。或云。秀夫此時勸講。何其迂耶。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箇是而已。

矣。適有黃龍見海中。遂改祥興而外碭洲為翔龍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子役。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見音現。音巨。○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崖山。○有太星南流。陸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止。○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俱盡。○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

宋師 帝年九歲 旗什 御寶即玉璽

也 一作間 開闢

趙氏一塊肉 即 謂帝也

帝抱 一君恭帝一君

帝崩 綱目史臣斷曰

宋雖起於用武 功成治定之後

以仁傳家 然仁 之弊失于弱中

世有欲自疆以 革其弊用乘其

方馴致勢擡建 炎而後土宇分

裂猶能六主百 五十年而後亡

午潮上元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師犯其
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
檣旗什諸舟之檣旗皆什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
軍大潰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
傑乃與蘓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
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
同溺焉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
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已而世傑復還厓山收兵遇
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
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
遂趣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
風大作舟人欲艤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焚香仰天呼曰我為

宋七 豈非禮義足以

維持君子之志 恩惠足以固結

黎庶之心欤既 而宋之遺臣區

區奉二王為海 上之謀雖無救

于亡然人臣忠 于所事而至于

斯其亦可悲也 夫

吉州天祥所生 之地也

不食 通鑑元紀至元

八年 十九年冬十二

日 密使信國公文

天祥天祥臨刑 從容謂吏卒曰

吾事畢矣南鄉 再拜而死其衣

帶中有贊曰孔 曰成仁孟曰取

義惟其義盛所 文已負一

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
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
存趙祀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

山既破元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
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

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
乎弘範義之遣送于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

復食十月天祥至燕不屈繫獄勵操愈堅○宋之故臣亦有
由嶺海走安南者安南自其國王李乾德卒於紹興子陽煥

立陽煥卒子天祚立天祚卒於淳熙子龍翰立龍翰卒於嘉
定子吳昞立世奉宋正朔當龍翰時有閩人陳京入其國得

政為國壻京子承再世執其國柄及吳昞時承奪其國傳子

南宋帝昴

二

二

二

二

二

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廢幾無愧。天祥囚中。事跡。載于元明史略。故略之。
初太祖都汴。即一汴也。高宗遷臨安。臨安浙江杭州府。即二杭也。端宗即位於閩。即三閩也。帝昀奔廣州。即四廣也。

威冕理宗受其貢而封之。威冕傳子日照。宋亡乃改名曰煇。奉貢于元。初邵雍與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靖康驗矣。至德祐益驗。陳搏亦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宋果至閩廣而盡。自太祖建隆至欽宗靖康。一百六十七年。自高宗建炎至祥興。又一百五十三年。走音奏。紹興高宗年號。淳熙孝宗年號。翰舊本作朝。非嘉定。寧宗年號。臣丑感切。邵雍康節先生。出帝五代晉出帝。為契丹所執。靖康徽宗被執之年。德祐少帝被執之年。陳搏希夷先生。自太祖云云。自太祖至欽宗。九世。自高宗至帝昀。九世。

右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昀祥興己卯。九百二十年而亡。

教龜頭平史略校本卷之七

明治二十三年四月廿五日印刷
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版權所屬

講授者
版權登錄

纂註者

發行兼印刷者

發行兼印刷者

專賣者

大阪市北區堂島中二丁目百廿八番屋敷

五十川左武郎

同市北區天神橋通三丁目廿四番屋敷

高階英吉

同市東區系屋町壹丁目七拾六番屋敷

中川清次郎

同市南區安堂寺橋通四丁目二百零二番屋敷

田中太右衛門

同市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三拾番屋敷

柳原喜兵衛

